



愛情的傳說

希克梅特著

前 記

國際和平獎金獲得者，土耳其著名詩人和劇作家納瑞姆·希克梅特的戲劇詩愛情的傳說是根據一個古代民間故事而寫成的。這個故事盛傳於小亞細亞各國，內容是述說一個普通石匠華爾哈德和美麗公主希琳的戀愛軼事。早在十二世紀阿塞爾拜疆文學的偉大作家尼扎米（Низами）就曾借用這個傳說創造了名詩荷斯洛夫和希琳。十五世紀中另一位東方的偉大詩人，烏茲別克文學的奠基者納伏羲（Навои）也利用同一傳說創作了不朽的詩篇華爾哈德和希琳。這個優美的民間故事直到現在還強烈地吸引着許多作家。例如，我們的同代人，蘇維埃阿塞爾拜疆的著名詩人和劇作家沙買提·武爾貢（Самед Вургун）就曾以它為根據寫成了英雄的戲劇華爾哈德和希琳。

很自然，現代土耳其的卓越詩人納瑞姆·希克梅特也愛上了這個膾炙人口的傳說，並按照自己的意思，以戲劇的形式重新安排和表現了它的傳統情節。

首先，詩人希克梅特找出了這個傳說的民主的和人民的根源。在尼扎米和納伏羲所處的軍事封建時代。這個民間故事的內容遭受了重大的改變。譬如說，在尼扎米的詩篇中，主角不是來自人民的華爾哈德，而是波斯王荷斯洛夫，在納伏羲的長詩中，

華爾哈德本人成了皇太子。就連沙買提·武爾貢在自己的劇本中也過多的描寫了荷斯洛夫的戀愛和他對石匠華爾哈德的嫉妬。在納瑞姆·希克梅特的劇作中有關華爾哈德的情敵執政者，侵略者荷斯洛夫的情節全都被刪去了。戲劇的主角就只剩下一個華爾哈德（希克梅特的劇本中名作費爾哈德）——真正的人民英雄，優秀的畫家，他體現了人民偉大的創造力量。他對希琳的愛情是堅貞的，勇敢的，與為人民的福利而立功創績是分不開的，因為，真正愛情的最高表現不是僅限於個人的幸福。

這部戲劇詩寫成於一九四八年，原名鐵山。四年之後希克梅特在莫斯科的時候給這部作品訂了個新名，就是愛情的傳說。

* * * *

劇本的情節是這樣的：

阿爾仁城內，女王麥荷敏乃·班奴的妹妹希琳蘇丹身染重病，命在旦夕，急壞了欽天監，難煞了太醫，但誰都沒有辦法治癒她的病症。宮中的傳旨官一連四十晝夜在阿爾仁城的大街小巷高聲宣諭女王的聖旨——誰能救活她的愛妹，就賜他四十處封地和四十匹駱駝隊馱的珍寶……

麥荷敏乃·班奴非常溺愛她的妹妹，因而心中萬分痛苦和焦慮，孤單地期望着有人能治癒希琳……

這時候來了一個神祕的陌生人，他聲言能救活希琳蘇丹，但是要付出可怕的代價——麥荷敏乃·班奴應當犧牲自己的美貌。女王救妹心切，同意了這個條件。於是謝里穆王的大女兒就

變成了個面容衰醜的女人。

希琳病癒之後，女王命令爲自己的妹妹建造一座宮院。在巡視即將完工的宮院時，姐妹兩人遇見了一位美貌的青年，天才的民間畫家費爾哈德，並一同愛上了他。麥荷敏乃·班奴的臉上蒙着面紗，誰胆敢看觀她的面孔，就有被處死的危險。費爾哈德不能看見女王的面貌，但却看到了希琳。美麗的姑娘迷住了青年畫匠。首次幽會之後，費爾哈德和希琳便決定一起逃出王宮。滿懷妬意的女王派了四百名騎士把他倆追了回來……

麥荷敏乃·班奴並未爲希琳的幸福而放棄自己對費爾哈德的愛情。她沒有勇氣殺死費爾哈德，但無論如何不甘心讓他和希琳在一起生活。女王向畫匠提出了一項要求：如欲獲得希琳，他必須鑿透鐵山，將水引進阿爾仁城。

她說：“你不要以爲，我叫你去做這件事是因爲我關心自己的百姓，其實，他們喝什麼水對我反正一樣！我提出這個建議是因爲想知道，爲了獲得希琳，你是否能完成這件事。”

費爾哈德接受了這個條件。從此開始了漫長，艱苦的辛勤勞動……

他鑿了十年鐵山。十年間，阿爾仁城的居民每天從日出到日落都聽着費爾哈德掘鑿鐵山的響聲，並像期待着奇蹟一樣地期望着泉水流進城裏，而拯救因缺水而遭受瘟疫的百姓們。

費爾哈德開始鑿山是爲了希琳，但以後就不只是爲了希琳，而是爲了人民，爲了引給人民清水，消除人民的災難。麥荷敏乃

• 班奴十分了解這一點，因此在十年之後，假裝慈悲地向他提議放棄十年的鑿山勞績，回到王宮裏與希琳結婚。

費爾哈德拒絕了這個新條件。

美麗的希琳蘇丹不僅勇敢真摯地愛上了普通的畫匠費爾哈德，情願拋却王家的顯貴與財富，而且還勇敢地答應等待着費爾哈德，直到他完成自己的勞動功勳。她與費爾哈德告別時說：

“在這個傳說中，每人都有所作為，我也要做到一件事，那就是，我將等待着你，像妻子等待着被囚禁的丈夫，像母親等待她那遠征的兒子。”

費爾哈德英勇地繼續着自己的工作，人民懷着無限的希望期待着它的完成。

* * * *

這個傳奇劇作的主題是愛情。劇中人物都在愛，但按照自己的品質，自己的生活利益，社會關係中所處的地位，各人的愛法不同。這裏，作者所提出的愛的範圍是廣泛的，不僅只有男女之愛，而且還提出了姊妹之愛，母愛，對勞動和藝術的愛，以及愛的最高表現——對人民的愛。

處在這些人們關係樞紐中心的是費爾哈德——自己人民的偉大兒子，勇士和天才的畫家。他熱愛自己的藝術，熱愛着希琳，也熱愛着自己的人民。他的愛情永遠鼓舞着他去克服困難，去為人民建功立勳。當他愛上了希琳，並且知道希琳也愛他的時候，他萬分快樂，但同時却又感嘆說：“我是多麼的悲傷！我幹了些什

麼呢？即不會冒險，也沒有費力……我沒有拿自己的生命打過賭，沒有遭到失去自由的危險……我什麼也沒有犧牲，希琳，爲了獲得你……”他這樣的愛情真真算是配得上希琳的愛情。女王的妹妹情願拋棄世界上的一切——財富，聲名，以及對姐姐的親近，只求和自己的愛人在一起。在最後考驗的時分她又表現了真正的勇敢：答應等待着費爾哈德，直到他爲人民的福利完成自己的功勳。

麥荷敏乃·班奴的乳娘的兒子，艾什列夫這個形象描寫得是非常使人感到興趣的。由於自己出身接近宮廷，他滿可能成爲一位高官顯貴，作總督甚至女王的丞相。可是他却愛上了藝術，他唯一的希望是要別人停止稱他作“艾什列夫阿哈”，而稱他爲“艾什列夫烏斯大”，也就是“艾什列夫畫匠”。他的天分不高，因此十分羨慕費爾哈德的天才，又欲使費爾哈德遭禍。同時，也正是他，艾什列夫，冒着生命的危險，幫助了希琳和費爾哈德逃跑，由於費爾哈德向他公開了自己技術的一項祕訣作爲報酬。以後，艾什列夫繼續不斷的努力鑽研，終於成了被大家所公認的畫匠，他完全新生了。在本劇的最後一場中，他同別赫扎得來到了鐵山費爾哈德那裏，而且費爾哈德的父親——畫匠別赫扎得對艾什列夫是很尊敬的。對藝術的熱愛和頑強創造性的勞動改變了艾什列夫的命運，他沒有成爲寄生蟲和剝削者，而站到了人民一邊，雖然不算是個傑出的畫匠，至少也可說是一個真正的藝術愛好者和一個有用的人。

但是，那些高官顯貴，剝削者和壓迫者完全是另一種愛法。他們的愛情正如他們的全部生活一樣，是極端自私的，是沒有成果的。老丞相垂涎於麥荷敏乃·班奴的美色，但他並不會爲她作出任何貢獻，所以陌生人向他說：“你愛着，像懦夫一樣的愛着。僅僅是爲了自己”。女王本人的性格也表現得非常複雜和奇異。她懂得愛，爲了拯救自己鍾愛的妹妹希琳，她作出了罕有的犧牲，她獻出了自己的美貌，因而變得衰老醜陋不堪。但是生活要求她還要作更大的犧牲，那就是爲了妹妹的幸福，她必須克服嫉妬心和拋掉對費爾哈德的愛。麥荷敏乃·班奴真心想使自己的行動顯得高尚磊落，想表現自己的寬宏大量，但是這却超過了她的力量。她不能爲了別人的幸福而犧牲自己的幸福。處於萬人之上的執政者的冷酷利己主義主宰了她畢生的行動；在愛情方面她永遠不能讓步，因爲她從來沒有必要替旁人做些什麼事情，她既不知道何謂創造的勞動，也不了解甚麼是高尚的思想。因此，她的愛情終無任何成果，最後只好採僞善的，殘酷的手段來拆離相愛的人們。

* * * *

愛情的傳說中人物的性格全然不像浪漫主義那樣自始至終一成不變的，而是循着現實生活條件向前發展的。試看，在全劇的過程中麥荷敏乃·班奴，艾什列夫，希琳以及其他人物的性格都是逐漸發展的。尤其是費爾哈德的精神影響了與他相親近的人們。他折磨了女王的專橫銳氣，他成了艾什列夫努力的榜樣，

他克服了父親別赫扎得畫匠多年的固執。起初，由於心愛的兒子，偉大的畫匠費爾哈德拋棄了自己的手藝而去從事鑿山，別赫扎得非常痛心。但最後他想通了，明瞭了他兒子所獻身的事的偉大和高尚，重新和兒子言歸於好。他鼓舞了希琳的堅貞愛情和勇氣。對周圍人物的影響使費爾哈德的道德面貌顯得更加高尚。

再看，費爾哈德本身也是在不斷變化着。英雄人物的成長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是在鍛鍊和考驗的過程中逐步確定了終生獻身於何種事業。他對希琳的愛逐漸和他對人民的愛融合到了一起。他所獻身的事業，體現了中亞細亞草原人民對於水的深切幻想。正如費爾哈德所說：“在我心中，希琳和水已經融為一體。連我自己也鬧不清楚，我砍鑿這些山崖到底是爲了我和希琳結合，或是爲了老百姓和水……”

戲劇的中心人物費爾哈德與我們通常所想像的席勒和雨果的戲劇中的浪漫主義英雄毫無共同之點。他完全不是什麼孤獨的英雄，或是以自己的崇高理想和純潔的品質來反抗周圍社會的黑暗和腐敗的什麼“強有力的個人”。希克梅特劇作中的費爾哈德也是個具有崇高精神品質的人，他也是個爭取人類美好將來的不屈鬪士，但他之所以強而有力是由於與人民羣衆的聯系；他來自人民，他是人民崇高精神力量和體魄力量的化身。因此，在劇情的結局中，他並沒有像一般浪漫主義戲劇中的英雄那樣歸於死亡。他活了下去，並且他的事業一定會勝利，因為，這不是他個人的事業，而是全民的事業。

浪漫主義的戲劇通常是以歷史劇的姿態出現在我們面前。但同時它常常又是遠離了歷史的真實情節的。在浪漫主義的戲劇裏，歷史幾乎僅是一幅美麗的背景，被當作合適的，情節豐富的材料來安排有效的舞台場面而已。但愛情的傳說與浪漫主義的戲劇不同，我們在此劇作中所觸到的是受歷史局限的，真實的社會關係的情景。

納瑞姆·希克梅特把土耳其封建社會階級關係的現實特徵作為自己傳奇戲劇的基礎。（順便說，這些封建社會階級關係的特徵一直到目前還存在於土耳其，從希克梅特的另一描寫今日土耳其革命鬥爭的創作土耳其的故事中可以窺見一斑。土耳其的故事中文本譯者為烏蒙，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平明出版社出版。）因此，他的“傳說”雖然是遠古的軼事，但却與現實社會遙相呼應。

* * * *

納瑞姆·希克梅特在創作中運用了非常新鮮有趣的表現手法——“自語”（即獨白）。在第一場中根據這些出聲的思維，我們可以看到，垂死的希琳周圍的人們中只有麥荷敏乃·班奴是真正在悲傷，其他的人與希琳的死活無關，每人只在為自己做打算。在第二場中，當女王和希琳看見了費爾哈德，兩人都立刻愛上了他時，她們斷續的“自語”不僅表露了各人的情感騷動，而且，她們的思想是互相接連而成為一個整體的。在第三場中，費爾哈德來和希琳幽會，開始了很長的一段“自語”對話。費爾哈德想着

希琳，希琳想着費爾哈德。他倆的思維起初是獨立的，而後交織到了一起。這種“自語”向觀眾揭露了劇中人物內心深處的真實情感，使場面更加抒情化，更加尖銳化了。

納瑞姆·希克梅特在這部作品中所運用的語言是詩的語言，尤其是在費爾哈德與希琳相會的諸場中，人物的對白已經有了優美的詩的韻律。從整個來看，作品裏洋溢着高度的抒情詩意，戲劇的感染性和哲學的雄辯力。從每個場面的急驟變化中，從每個人物的話語中我們可以不斷聽到詩人納瑞姆·希克梅特的強烈而熱情的聲音。所以愛情的傳說被稱作戲劇詩（ДРАМАТИЧЕСКАЯ ПОЭМА）。

* * * *

納瑞姆·希克梅特的這個劇本受到了普遍的重視和讚賞。一九五三年蘇聯烏茲別克國家戲院在塔什干首先上演了愛情的傳說。而後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間這部劇作陸續用俄語在莫斯科的瑪雅柯夫斯基戲院和莫斯科省立戲院，在高爾基城和伊萬諾夫城上演，並曾用烏克蘭語在哈爾科夫城上演，用愛沙尼亞語在維爾亞地上演，用格魯吉亞語在巴圖米，蘇胡米，特比里西上演，用朝鮮語在蘇聯卡扎赫共和國的塔雷庫爾干上演。愛情的傳說已被譯成許多國家的語言，並出現在人民民主國家（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的舞台上。

譯 者

愛 情 的 傳 說



劇中人物

(以出場先後爲序)

傳旨官

麥荷敏乃·班奴——女王

希琳——女王之妹

丞相

太醫

欽天監

乳娘

謝爾文娜絲——宮廷之女僕

陌生人

費爾哈德——年青的畫匠

艾什列夫——乳娘之子

工長

戴爾維士

別赫扎得——費爾哈德之父

市民甲、乙、丙

巴格達德人

抱孩子的女人

身材高大者

身材矮小者

少女甲、乙

女王的衛士若干人，畫匠工人若干人，百姓若干人

小白楊樹

鐵杖

錢山

曉星

馴鹿和麋鹿

夜鶯

笑石榴

哭楹禱

太陽

水

黑山崖

第一幕

序幕

〔幕後傳來傳旨官的聲音。〕

傳旨官 聽着，聽着，聽着，本城的百姓，聽着，聽着，聽着女王的聖旨！聽着，全城的百姓，不分老幼，從七歲到七十歲，聽着，聽着，可莫說你們沒有聽到……（走至舞台中央，停在垂幕前，吻聖旨捲，舉至額部，然後展開宣讀）阿爾仁城的百姓，不分老幼，從七歲到七十歲，靜聽聖旨：“朕，謝里穆王之女，爾等之女王麥荷敏乃·班奴，權衡正義於金秤，而非於木稱，朕於本城被圍之日効法巾幗英雄西拉布仁卡，投赳赳之勇士於疆場，朕之嬌柔勝於柳絲，朕之金髮垂過雙膝，茲曉諭闔城百姓：朕獨一之王妹已臥病四旬。凡有覓得良方，消除此災，治愈王妹之病者，任其所願，賜予封地四十處，任其所願，賜予駱駝四十匹，盡載珍寶珠玉”。阿爾仁城的百姓，不分老幼，從七歲到七十歲，靜聽聖旨……（吻聖旨捲，捲起，舉至額部，繼續前走）聽着，聽着，聽着，本城的百姓，聽着，聽着，聽着女王的聖旨……（下。）

第一場

麥荷敏乃·班奴宮內的一個房間。夜。燈燭輝煌。麥荷敏乃·班奴，丞相，太醫，欽天監，乳嫗，謝爾文娜絲。臥榻上躺着希琳。

丞相和太醫站在門旁。欽天監在窗前用望遠鏡觀察着天空。麥荷敏乃·班奴坐在希琳的頭旁；她噙泣着，兩手緊捧着頭。在她的腳邊，乳嫗跪着不住地向左右搖擺。謝爾文娜絲站在臥榻的另一端。她手執大扇給希琳搨風。窗外傳來傳旨官的聲音。

傳旨官的聲音 聽着，聽着，聽着，本城的百姓，聽着，聽着，聽着女王的聖旨……

[傳旨官的聲音漸遠，愈來愈低。

麥荷敏乃·班奴（抬頭，觀看兩旁，彷彿在尋求幫助）唉，我的丞相……

丞相 在，陛下……

麥荷敏乃·班奴 聽着，太醫……

太醫 請您下令……

麥荷敏乃·班奴 你，欽天監……

欽天監 我等候着旨意……

麥荷敏乃·班奴 乳娘！

乳娘 讓你的乳娘爲你而死吧！我在這裏，我心靈的深處……我在這裏，在你的腳旁……

〔麥荷敏乃·班奴又採取原來的姿態，哭泣着。窗外傳來傳旨官的聲音。〕

傳旨官的聲音 阿爾仁城的百姓們！朕獨一之王妹已臥病四旬……

〔傳旨官的聲音消失。〕

欽天監（自語）她不知道，她的妹妹或死或活——與星辰毫不相干！

丞相（自語）她是多麼美貌呵，這個女人！天哪，她是多麼美麗呀……甚至於當她哭泣的時候。

謝爾文娜絲（自語）我的手都要累掉啦……

太醫（自語）唉呀，我的女王，現在你悲傷和哭泣得如此可憐，恰如我的妻子，只要你的妹妹一死，你就會往我身上發洩憤怒……

麥荷敏乃·班奴（又抬起頭，望着周圍的人）唉，我的丞相！我的欽天監！我的太醫！告訴我，沒有任何希望了嗎？我的妹妹，我唯一的……她會死嗎？

乳娘 不要傷心，我的嬌兒……我來吻你的腳！

麥荷敏乃·班奴（採取原來的姿態。自語）全都默不作聲……不作聲更好一些……如果他們說，沒有希望了，我便會先希